

論 中 醫 科 學 化

北京中醫進修學校副校長 孟昭威

「中醫科學化」是中醫進修中的中心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大家頗不一致，而顧慮最多的是「中醫科學化」是否即是「中醫西醫化」。為什麼呢？因為全國中醫進修的課程中主要全是西醫的東西，沒有列入傷寒論、內經等。於是大家便猜疑是不要中醫了。

這種看法對不對呢？絕對不對的！我們一定要中醫，同時在科學化的過程中一定要學習西醫的東西。可是這樣還沒有真正科學化。只有學習蘇聯的先進醫學時，才能走入科學化。

這三種醫學在本質上是有顯然區別的。它們的區別在予它們的社會背景。是這些社會的背景把它們區別開的，而不是因為東方西方、或聖人的不同於是樹立各異。它們代表了醫學發展中的三個階段；從科學觀點來看，決非平行的三種醫學。

我們要知道，人類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生產力分不開的。生產力繼續增長則文化也繼續發展。醫學是文化中的一部分，當然也服從這個規律。因此封建主義社會有它的文化和醫學，這個文化和醫學由於長期生產力的束縛，到一個時期便停滯不前；資本主義社會解除了生產力的封建束縛，使它的文化和醫學大大向前推進一步，但是由於生產關係的矛盾，使這種進步成為走三步退兩步；只有社會主義社會完全解除了生產力的束縛，才使它的文化和醫學向前無限制的發展。

「中醫」「西醫」和「蘇聯醫學」恰恰代表了這三個階段。

爲了解中醫科學化的途徑，就有進一步深入了解這三種醫學具體不同的必要。

一、什麼是中醫？在資本主義的侵略勢力沒有到中國以前，中國只有一種醫學，即是現在所謂的「中醫」。但是那時決沒有這個名詞。只有「西醫」衝入後，中國的固有醫學上才加了一個「中」字。那麼在資本主義勢力衝入之前，中國是什麼社會制度呢？不可否定的是封建主義社會。因此中醫是在中國封建主義社會中成長的醫學，雖然有許多成就，但由於受到生產力的束縛，長期沒有得到發展。

二、什麼是西醫？資本主義的勢力衝入中國

後，把它的醫學也帶來，即是我們所謂的「西醫」。它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成長的醫學。這裏最重要的一點即是他們社會裏原來那一套封建主義社會遺留下的醫學那裏去了？是否也有兩種醫學對立的情況？不是的！它是新的醫學發展後，把舊的吸收一部，淘汰一部，加上新創立了一部，成了我們所謂的「西醫」。即是由舊的封建社會的醫學逐漸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醫學，同時新的醫學吸收概括了舊的醫學的正確的部份。這就是說，他們的封建社會的醫學的科學部分已合併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醫學裏面去了。因此他們是新的吸收了舊的，發展之後逐漸代替了舊的。

三、什麼是蘇聯的醫學？社會又起了變化，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整個人類的文化和醫學也起了變化。資本主義的醫學又落後了。這時要再經過一番把舊的吸收一部，淘汰一部，加上新創立的一部。蘇聯的醫學即是這種社會主義社會的醫學。它成為人類最先進的醫學。它不但概括了資本主義社會醫學的好的遺產，同時也概括了封建主義社會醫學的好遺產。舉例說吧！蘇聯醫學很重視我們針灸、中藥，拔火罐子的研究和應用，把這些寶貴的遺產吸收到社會主義醫學裏面去。

四、三種醫學的基本不同。這三種醫學由於時代和社會的不同而有了發展的不同，但具體說來，究竟如何不同呢？即是一種比一種科學一點，中醫有合乎科學的部分，西醫比中醫科學，但以蘇聯醫學爲最科學。中醫是以經驗主義爲主的，加上了唯心辯證的理論，不注重利用工具來診治，因此不能很好的把經驗辨別真偽；同時由於工具的限制，也就不能向前發展。西醫把重點轉移到實驗上去，採取了形式邏輯的理論，講究利用工具來診治，因此把醫學從經驗主義裏提拔出來，能够靠新的方法和工具從紛亂複雜的體系中找出明確的規律，對於許多問題都可以作客觀的證明。例如說，許多急性傳染病往往燒到一定天數即溫度下降，霍然而愈。這樣規律是由於多方面客觀證明發現的。光靠經驗主義，有時固然真是用藥治好的；有時藥雖無效，但到了好的時候，也就以爲是藥的效力。

經驗主義和客觀的實驗的證明有基本不同的地方，即經驗主義者往往從經驗所得，下了結論，總結出一套規律來，然後即按着這些規律來診治；但是這樣規律的真實性到底如何呢？則不去考慮或很難考慮。這是客觀條件使然，並非經驗主義者不想那樣作，因為那時的生產還不是機器，不能大量使用工具，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物理化學生理解剖組織學和辯證唯物主義等唯物學說來指導一切是很難作出客觀的證明的，因為他們除了直覺的經驗外，便沒有其他的辦法。

資本主義發展之後，出現了兩套武器，使我們對於某些規律可以作客觀的證明，即由於工具的不斷發展和形式邏輯的運用，把經驗上所見到的現象加以分析。在分析上脫離了耳目口鼻等直覺的觀察，轉向用各種儀器來記錄。從直覺的觀察到記錄的觀察是人類科學的一大進步。為什麼呢？第一從精確度來說，直覺是不如儀器的，例如我們診脈，雖然積累了幾千年經驗，劃分的很細，但是每一次脈在下降時中間停頓一下則未為大家所察覺，用儀器記錄時則明顯的看出來。第二從客觀性來說，用儀器的記錄大大降低了主觀的成分。例如說辨別一個病人底燒不燒，若用手來摸很難判斷，很多人自己感覺發燒或覺着別人在發燒，實際用體溫表一量却一點燒也沒有。第三從統一性來說，用儀器記錄大大的促進了所觀察的現象的統一總結。過去中醫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即你有你的主張我有我的看法，很難一致。甲所直覺觀察的東西很難說服乙，乙所觀察的也很難說服甲。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缺乏客觀的記錄。西醫所以比較一致，不是他願意不願意一致的問題，或是恰好他走向了一致。實際上有了客觀的記錄。本身即有極大說服性，就不容不一致了。第四從進步性來說，用儀器的記錄使我們在認識問題上開放了廣大的眼界。工具不斷改進，我們的認識也就不斷增加。即以「望」字來講，若只憑兩個眼睛，所看的範圍即非常狹隘，並且看到一定程度後即看不到新東西了。這就是說眼睛所能看的東西有一定的限度，到了極限即停止向前發展。這時若有新的工具帮忙看，又能使我們的觀察推進一步。例如只憑刀子、剪子、鑷子和眼睛只能有大體解剖學；發明了顯微鏡和切片機後，幫助眼睛看到更細微的構造，於是把解剖學推進一步，成為組織學。組織學遂由於顯微鏡的發展而發展，但顯微鏡也有它的限度；這個限度到後來却又限制了組織學的發展。這就是說，在顯微鏡的條件下，組織學發展到一個程度後即

要停止。若要使我們對於人體更深入的了解下去，就必須有更新的工具出現。現代醫學之所以不斷的向前發展的主要根本之一即由於工具的發展。西醫比中醫科學的原因之一也在於此。

但是只有工具，沒有分析研究的理論指導也不能把所觀察的東西整理出來，得到規律。我們所看的東西也將成為亂的一堆，毫無用處。形式邏輯的產生即解決了這個問題。它能幫助我們對於所觀察的事物分析歸納，求得真象。形式邏輯在客觀的證明上確實解決了不少問題，但是由於它的本身的片面性，使它的基本上含有主觀的成分。這可以瞎子摸象來作比喻，一個人摸到鼻子，測量得非常精細，於是作了結論象是圓桶形；另一個人摸到耳朵，就說象是扁片形。兩個人確實是從客觀實際下來的結論，但是由於他們從片面的觀察就下結論，沒有了解整體，於是最後的結論就錯了。鼻子是圓桶的和耳朵是扁片的是科學的正確部分；但是整個的連貫起來又不科學了。形式邏輯的本身當然並不如此簡單，但是它是一套客觀證明的方法，比較經驗主義大大減少了唯心的成分。這裏不預備深入來談它。西醫之所以比中醫科學的原因之一也在於此。

那麼蘇聯醫學呢？它代表了真正的科學的醫學，它在醫學所走的方向是基本上根除一切主觀唯心的成分，使我們得以充分了解和掌握人體的客觀的實際，生理的規律。它不但承襲了資本主義醫學的正確部分，並且由於兩個新的武器，使它成為真正的科學。這兩個武器即是集體主義的人生觀和唯物辯證的邏輯。

醫學的目的是為了給人解決疾病的痛苦。若是新發明一天天增多，廣大的人民依然痛苦着受着死亡的威脅，這個醫學再高明，也不符於它的客觀的要求，也就不能說是科學了。蘇聯醫學在這方面是為了全體人民，不但本國的人民而且是國際人民忠心服務的。它為廣大人民服務，也就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因而日益發揚。資本主義國家的醫學工作者只知埋頭實驗室，追求個人的目的，研究大半與實際脫節，因而在經濟上也得不到廣泛支持，科學就不能好好發揚，這就是不科學的地方。封建主義制度下的醫學更是如此，分散手工業的方式更為顯著，也就距離科學更遠。這樣看來，由於和人民密切結合的這樣人生觀，才使蘇聯醫學成為最科學的和真正科學的。

另外蘇聯醫學由於掌握了更高一級的理論——唯物辯證的邏輯，使它成為最科學的。仗着這一套武器，它才能真正認識周圍的世界，從歷史

發展上認識問題，從整體連繫上認識問題，而且最主要的核心是理論與實踐的互相轉化。理論通過了實踐的考驗才能成為真的理論，實踐之後又能提出更新的理論。現有的中西醫在理論的方面對於付諸實踐的考驗不夠，於是就阻礙了對於客觀實際的真正的認識，中醫在這方面尤為缺欠。雖然都能從經驗和實驗中了解一些實際的情況，解決一些問題，但由於這種認識理論中的毛病，便不能對於人體和病徹底認識和處理上通暢的發展。

五、中醫科學化不是中醫西醫化。由上面醫學的歷史發展上看便很清楚的中醫科學化決不是西醫化，因為現有的西醫還不夠科學。中醫必須學蘇聯醫學才能達到科學。中醫要掌握不斷使用工具，掌握形式邏輯中的正確部分，學習唯物辯證的認識方法，跟發展中的社會和人民大眾密切結合起來才能逐漸科學化。目前既有的西醫並沒有達到這樣高度的科學水平。

六、不學西醫能不能科學化？既然如此，那麼就直接學習蘇聯醫學，不必學現有的西醫了。這也是不行的，不符合於客觀的實際。現有的蘇聯醫學並不是憑空跳出來的，是把舊的醫學再提高了一步。它吸收了全部的舊的正確部份。目前我們還沒有很好的介紹蘇聯醫學之前，學習現有的西醫還是科學化的必要過程之一。我們要承認西醫比中醫科學進了一步，我們即要學這一步，但只要我們在學習過程中明確了不停頓在西醫的水平，即對於科學化上沒有妨礙。因此現階段的科學化中若不學西醫即成為空談，無法科學化也就不能把中醫中的優良部分批判的吸收到科學中去使之科學化起來。這個階段是很快就要過去的。

總起來說，目前這個階段中醫科學化，必須努力學習西醫，同時還不要放棄中醫；今後更應以最大決心學習蘇聯醫學，改造思想方法，才能達到科學化。

針灸防治瘧疾與蘇聯先進學理

曾 義 宇

蘇聯巴甫洛夫的學說，認為「一切病變與神經是分不開的，神經機能不改變，就沒有病理現象。」例如瘧疾根據斯勃倫斯基氏報告：「有十七個病例，屢用奎林治療沒有效果，後用腦脊髓液注射法，有十一人立刻退熱，有五個繼續痊癒，脾臟縮小，瘧原蟲在血中漸次消失，只有一人沒有完全治癒，因為抽注法改變了神經機能，使瘧原蟲無法繼續生存於血中。」又根據法國勒盤氏的反射療學，治療瘧疾的特效藥物奎林與砒都是迷走神經的興奮劑。再根據美洲舊金山阿邦氏的實驗，作第七頸椎叩擊的反射療法，能夠得到興奮迷走神經的作用，和增加大腦垂體內分泌的作用。

先進的巴甫洛夫生理學說，根本是不承認「靜止的規律」，資本主義醫學思想的反動概念，這種概念，一直是認為在傳染機轉的範圍內，由始至終，微生物決定一切。而不知道「動的規律」，

自發機轉，機能改變的綜合觀點。如果不能掌握發展的，「動的規律」，則我們將永遠不可能弄清由急性病轉為慢性病，其演變的本質何在？

我國的新針灸療法，自毛主席在延安提倡以來，在解放中原時，治癒軍民不少，防治瘧疾更是特效，據某縱全年統計：瘧疾人數五一—五人，痊癒實數四六二一人，百分比為90%，減輕實數二二〇人，百分比4.5%，參考新編針灸學，魯子俊編著）。

針灸能夠防治瘧疾，在中國醫學中有最古的記載與最近的實驗報告（例如：內經、重慶科學針灸研究所治療統計，北京針灸實驗所統計等。）針灸療法能夠制止瘧疾症狀，是不能否認的。但是針灸療法，是否合乎巴甫洛夫的生理學說，能夠掌握發展「動的規律」，改變了神經機能，使瘧原蟲無法繼續生存於血中，是值得我們醫務工作者宜注意研究的問題。